

佛典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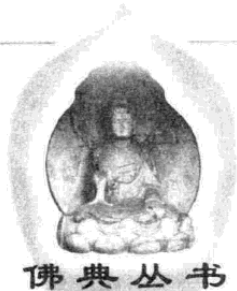
圆悟克勤禅师

——
碧岩录·心要·语录

弘学 李清禾 蒲正信 整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圆悟克勤禅师

—— 碧岩录 · 心要 · 语录

弘学 李清禾 蒲正信 整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悟克勤禅师——碧岩录·心要·语录/弘学等整理.
成都:巴蜀书社, 2006.11
(佛典丛书)

ISBN 7-80659-912-6

I. 圆... II. 李... III. 临济宗-著作-汇编-中国-宋代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214 号

圆悟克勤禅师——碧岩录·心要·语录

弘学 正信 清禾 整理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 × 148mm
印 张	17.875
字 数	43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912-6/B·164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言



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是宋代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特别是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师俗姓骆，成都郫县崇宁人。幼于妙寂院依自省出家，受具足戒后于成都依圆明学习经论。后至五祖山参谒法演，蒙其印证。与佛鉴慧勤、佛眼清远齐名，世有“演门二勤一远”之称，被誉为丛林三杰。政和初年至荆州，当世名士张无尽（商英）礼谒之，与之谈论《华严》要旨及禅门宗趣。复受沔州刺史之请，住夹山灵泉禅院。时因枢密邓子常之奏请，敕赐紫服及“佛果禅师”之号。政和末年，奉诏移住金陵蒋山，大振宗风。后居于金山，高宗幸扬州时，诏其入对，赐号“圆悟”。后归成都昭觉寺。绍兴五年示寂，世寿七十三，谥号“真觉禅师”。弟子有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等禅门龙象。师曾于夹山之碧岩，集雪窦重显禅师之《颂古百则》，编成《碧岩录》十卷，世称禅门第一书，此外还有《心要》二卷，《语录》二十卷。据笔者所知，圆悟克勤禅师的著作，除编选在有关禅宗的著述之中外，尚无独立之单行本公开出版。故应广大禅学爱好者的要求，将《碧岩录》、《心要》、《语录》纂辑在一起，定名为《圆悟克勤禅师——碧岩录·心

要·语录》，公开出版流通。出版这部书，巴蜀书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善莫大焉！如若这本书在海内外的读者认为有什么功德的话，悉回向给巴蜀书社的领导和同志们。

弘 学

二〇〇六年夏于黄龙溪苦寮



目 录



前 言..... (1)

昭觉克勤禅师..... (1)

碧岩录..... (6)

序一 普照 (6)

序二 方回 (7)

序三 周弛 (7)

序四 三教老人 (8)

卷一..... (9)

卷二..... (36)

卷三..... (61)

卷四..... (82)

卷五..... (103)

卷六..... (121)

卷七..... (140)



卷八	(157)
卷九	(175)
卷十	(196)
后序	(218)
重刊圆悟禅师《碧岩集》疏	(218)
 圆悟禅师心要	(222)
序	子文 (222)
卷上	(223)
卷下	(279)
 圆悟克勤禅师语录	(336)
序一	耿延禧 (336)
序二	张浚 (337)
卷一	(338)
卷二	(347)
卷三	(358)
卷四	(369)
卷五	(381)
卷六	(391)
卷七	(401)
卷八	(412)
卷九	(423)
卷十	(433)
卷十一	(444)
卷十二	(456)

卷十三.....	(466)
卷十四.....	(477)
卷十五.....	(489)
卷十六.....	(502)
卷十七.....	(514)
卷十八.....	(526)
卷十九.....	(537)
卷二十.....	(548)





昭觉克勤禅师

成都府昭觉寺克勤佛果禅师，彭州骆氏子，世宗儒。师儿时日记千言，偶游妙寂寺，见佛书，三复怅然，如获旧物。曰：“予殆过去沙门





也。”即去家，依自省祝发，从文照通讲说，又从敏行授《楞严》。俄得病，濒死，叹曰：“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遂弃去。至真觉胜禅师之席，胜方创壁出血，指示师曰：“此曹溪一滴也。”师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谒玉泉皓，次依金銮信、大洩喆、黄龙心、东林度，金指为法器，而晦堂称“他日临济一派蜀子矣。”最后见五祖，尽其机用，祖皆不诺。乃谓“祖强移换人”，出不逊语，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师到金山，染伤寒困极，以平日见处试之，无得力者。追绎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间，即归五祖。”病痊愈归，祖一见而喜，令即参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诺诺”。祖曰：“且子细。”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只认得声。”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什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栢树子。聒！”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业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由此，所至推为上首。

崇宁中还里省亲，四众迓拜。成都帅翰林郭公知章请开法六祖，更昭觉。政和间谢事，复出峡南游。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舣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市币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师



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于是以师礼留居碧岩，复徙道林。枢密邓公子常奏赐紫服师号，诏住金陵蒋山，学者无地以容。敕补天宁万寿，上召见，褒宠甚渥。

建炎初，又迁金山，适驾幸维扬，入对，赐“圆悟禅师”，改云居。久之，复领昭觉。僧部：“云门道，须弥山，意旨如何？”师曰：“推不向前，约不后退。”曰：“未审还有过也无？”师曰：“坐却舌头。”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这个是境，那个是法？”师曰：“却被闍黎夺去枪。”问：“古人道，桡栗横担不潺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未审哪是佗住处？”师曰：“腾蛇缠足，路布遶身。”曰：“朝看云片片，暮听水潺潺。”师曰：“却须截断始得。”曰：“此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师曰：“高着眼。”问：“猿抱子归青嶂后，鸟衔华落碧岩前。此是和尚旧时安身立命处，如何是道林境？”师曰：“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僧宝人人沧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么生是和尚底？”师曰：“且莫乱道。”曰：“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山僧有眼不曾见。”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闍黎问得自然亲。”曰：“如何是人境俱夺？”师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放”。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如何得透脱？”师曰：“倚天长剑逼人寒。”曰：“只如树倒藤枯，汾山为什么呵呵大笑？”师曰：“爱他底，着他底。”曰：“忽被学人掀倒禅床，拗折拄杖，又作个什么伎



俩？”师曰：“也是贼过后张弓。”问：“明历历，露堂堂，因什么乾坤收不得？”师曰：“金师手里八棱棒。”曰：“忽然一唤便回，还当得活也无？”师曰：“鹭子目连无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师曰：“放下云头。”曰：“忽遇其中人时如何？”师曰：“骑佛殿，出山门。”曰：“万象不来渠独语，教谁招手上高峰？”师曰：“错下名言。”

上堂：“通身是眼见不及，通身是耳闻不彻，通身是口说不着，通身是心鉴不出。直饶尽大地明得，无丝毫透漏，犹在半途。据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纵横挂，一亘晴空万古春。”上堂：“山头彭浪，井底扬尘。眼听似震雷霆，耳观如张锦绣。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无边妙身，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苟能千眼顿开，直是十方坐断。且超然独脱一句，作么生道？试玉须经火，求珠不离泥。”上堂：“本来无形段，那复有唇觚。特地广称扬，替他说道理。且道他是阿谁？”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后，俊鹞趁不及。正当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当处，可以含吐十虚。进一步，超越不可说香水海；退一步，坐断千里万里白云。不进不退，莫道阇黎，老僧也无开口处。”举拂子曰：“正当恁么时如何？有时拈在千峰上，划断秋云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会，本来身不昧。个个学无为，顶上用钳锤。此是选佛场，深广莫能量。心空及第归，利剑不如锥。庞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甚是奇特。虽然如此，要且不曾动着向上关。且如何是向上关？铸印筑高坛。”上堂：“有句无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树，银山铁壁。及至树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饶收拾得来，已是千里万里。只如未有恁么消息时如何，还透得么？风暖鸟声碎，日高华影重。”上堂：“第一句荐得，祖师乞命。第二句荐得，人天胆落。第三句荐得，虎口横身，不是循途守辙，亦非革辙移途。透得则六臂三头，未透亦人间

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么生道？生涯只在丝纶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众云：“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所以道，有时句到意不到，有时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划句。意句交驰，衲僧巴鼻。若能恁么转去，青天也须吃棒。且道凭个什么？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示众云：“万仞岩头撒手，要须其人。千钧之弩发机，岂为鼯鼠？云门睦州，当面蹉过。德山临济，诳呼闾阎。自余立境立机，作窠作窟，故是灭胡种族。且独脱一句作么生道？万缘迁变浑闲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绍兴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书偈遗众，投笔而逝。荼毗舌齿不坏，设利五色无数。塔于昭觉寺之侧，谥“真觉禅师”。





碧 岩 录

序 一

普照

至圣命脉，列祖大机，换骨灵方，颐神妙术，其惟雪窦禅师。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命，不露风规，秉烹佛锻祖钳锤，颂出衲僧向上巴鼻。银山铁壁，孰敢钻研，蚊咬铁牛，难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佛果老人，住碧岩日，学者迷而请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岂立见知。百则公案，从头一串穿来；一队老汉，次第总将按过。须知赵壁本无瑕疵，相如漫诳秦王。至道实乎无言，宗师垂慈救弊，倘如是见，方知彻底老婆。其或泥句沈言，未免灭佛种族。普照幸亲师席，得闻未闻，道友集成简编，鄙拙叙其本末。时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参学嗣祖比丘普照谨序。



序 二

方回

自《四十二章经》入中国，始知有佛。自达摩至六祖传衣，始有言句。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然所谓第一义，焉用言句。雪窦圆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矣。峨眉中张炜明远，燃死灰复板行，亦所谓老婆心切者欤。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紫阳山方回万里序。

序 三

周驰

《碧岩集》者，圆悟大师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禅师乃焚弃其书。世间种种法皆忌执著，释子所归敬莫如佛，犹有时而骂之。盖有我而无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徇物，必至于失己。夫心与道一，道与万物一，充满太虚，何适而非道？第常人观之，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求之于人，而人语之。如东坡日喻之说，往复推测，愈远愈失。自吾夫子体道，犹欲无言。而况佛氏为出世间法，而可于文字言语而求之哉！虽然，亦有不可废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学者少未学者多。《大藏经》五千余卷，尽为未来世设。苟可以忘言，释迦老子便当闭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固有不离寻常之中，而超出



于寻常之表。虽若易知，而实未易知者。不求之于人，则终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则万人之杰也。太阿之剑，天下之利剑也。登山则戮虎豹，入水则刳蛟龙，人之知之，尽于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战，顺风而挥之，三军为之大败，流血赭乎千里。是岂可以一己之所能，而尽疑之哉。自吾闻有是书，求之甚至。峒中张氏，始更刻木，来谋于予，遂赞而成之。且为题其首。大德九年岁乙巳三月吉日玉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驰书于钱唐观桥寓舍。

序 四

三教老人

或问：《碧岩集》之成毁，孰是乎？曰：皆是也。鹧鸪来东单传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归空诸论，果谁为之哉？古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于卷帘闻板竖指触脚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门竿倒却之后，才涉言句，非文字无以传，是又不可废者也。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盘之星难明，野狐之趋易堕，具眼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见实诣，如老吏据狱谳罪，底里悉见，情款不遗，一也。其次则岭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针必南。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证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二也。又其次则犯稼忧深，系驴事重，学弈之志须专，染丝之色易悲，大善知识为之付嘱，俾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令，令人读律知法，恶念才生，旋即寝灭，三也。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



奈何末法以来，求妙心于疮纸，付正法于口谈。点尽鬼神，犹不离簿，傍人门户，任唤作郎。剑去矣而舟犹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满肚葛藤，能问千转，其于生死大事，初无干涉。钟鸣漏尽，将焉用之，呜乎！羚羊挂角，未可心形迹求。而善学大慧者，岂步亦步，趋亦趋哉。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矣。圆悟顾念子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尔来二百余年，峨中张明远复缕梓，以寿其传，岂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数乎。然是书之行，所关甚重。若见水即海，认指作月，不特大慧忧之，而圆悟又将为之去粘解缚矣。昔人写照之诗曰：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欲观此书，先参此语。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书。

卷 一

垂示云：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举一明三，日机铢两，是衲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纵横，与夺自在，正当恁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看取雪窦葛藤。

[一]举：梁武帝问达摩大师：说这不啻啮汉。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是甚系驴橛？摩云：廓然无圣！将谓多少奇特，箭过新罗，可杀明白。帝曰：对联者谁？满面惭愧，强惺惺果然，摸索不着。摩云：不识。咄，再来不直半文钱。帝不契，可惜许，却较些子。达摩遂渡江至魏。这野狐精，不免一场忪惚，从西过东，从东过西。帝后举问志公，